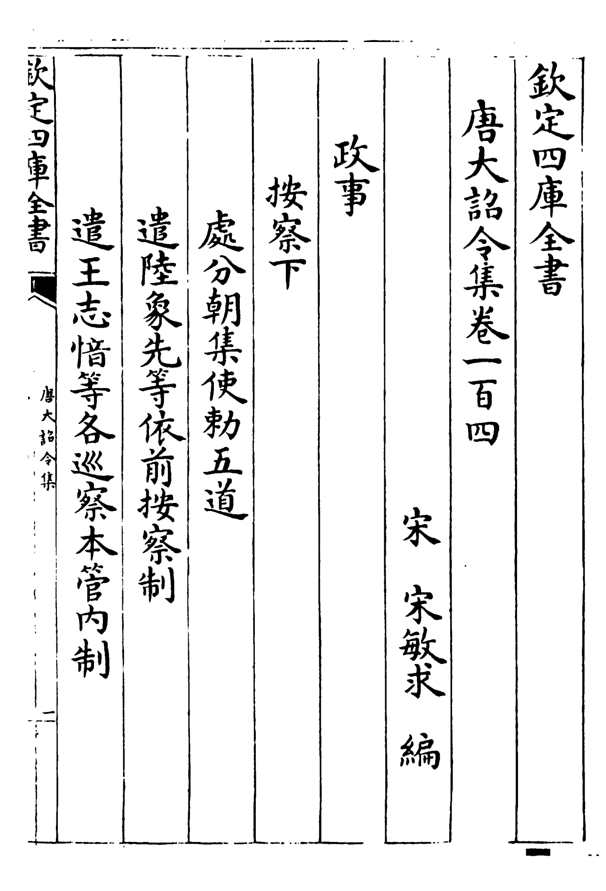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四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按察下

處分朝集使勅五道

遣陸象先等依前按察制

遣王志愔等各巡察本管内制

褒勸

甄奬陷賊守節官詔

錄用鄧州歸順官詔

按察下

處分朝集使勅五道

勅朝集使等弘風善俗寄於良吏求瘼卹隱職在親人朕並建藩牧擇其師長欽若古訓俾人用康而教化或未洽黎甿或未寧攘竊者時有犯禁逋亡者罕聞復業

豈朕敎諭之道尚闕而牧宰之訓未明歟永念於此不怠旰食卿等咸承朝寄分掌外臺共理之道期於康濟至若率身以正馭衆以仁而下不化者未之有也卿等還州宜禁侵漁絶浮惰惸獨鰥寡尤資惠育盜賊妖訛特宜禁斷其征鎮人家每須優賞科斂之事必在均平頃者水災荐及河朔思無不至憂彼元元發倉廩漕江淮以賑之蠲租稅停征役以安之今屬春陽布和農事方起慮有乏絶致防農桑雖已遣使安撫或恐事未周

賑如有不支濟者即更量事賑給諸道有損之處亦宜准此朕不欲一物失所衆情不遂納羣生於仁壽躋大化於昇平卿等各宜恭守朝章宣布朕意雖萬方有罪莫怠在予而三載考績須徵行事安人稱職可不勉歟並宜好去開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又

勑朝集使等朕恭己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傍求俊乂共理

黎元於兹羣辟寧不我副方今政要畧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恥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修其教化將以惇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耳且長吏敷化政教屢移在官當為國理人各揚其職不當冐禜干進茍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户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遠行之則是

皆能勵節朕復何憂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優賞倉廩惟實役賦惟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兹八事朕常屬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逓相勸勉遵此王度邮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主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好去開元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又

勅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思至理實伏羣賢何常不敷求循良共底於道隼旟熊式光寵有加甘露鳳凰寂寞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叵然抑為庶尹所能已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憂永懷更為後圖或未晚也且羣吏之政繫一人之能泉源既清蓬麻自植為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遞相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命之委且如河南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亦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卒遇凶年莫非艱食

此則致垂處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萌者寔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敎奚畏不理至若征鎮役重孤弱命窮特須哀矜以遂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説方振綱領乃者庚子制書已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敎未弘議能益闕競入朝計冀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誣也方牧參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

秩唯聲實是與唯理治是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出宰百里豈有恨也何以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俟後命並即好去開元二十一年閏正月一日

又

勑朕受命子人義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地無忘終食之間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殊風俗尚澆行所望而未至顧本懷而自失雖朕之不德在予之過有歸而卿等共理恵已之誠竊謂至如典州當侯伯之尊宰邑敷子

男之寵好進之輩且不務於政成欲速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敷戒勑以見意增禄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昇道理循良者不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牧守來朝而輙遷參佐踰年而競入此獨為人資地耳豈是責成之意耶如故一切還州將矯弊也卿等至彼明諭朕意知不以中外為隅以億兆為憂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所在招附便入差科輙相容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前弊未革自昔行法即有姦生逃者租庸類多乾

沒長吏明察豈其然乎每年别須申省比類多少以爲殿最又獄訟所寄人命是懸近恐妨農特原輕繫俾加閲實仍多幽枉都邑尚爾郡縣可知各已貶官用懲主吏自今以後繫囚非應申覆知証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十日次不得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復加楚毒具申外臺省長主之至如禮義不興耕桑不勸孤寡不卹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消盜賊不懲侵暴不絶奸訛有一於此是誰之過其遊僧幻道誑誘愚人窮其根萌

時須禁絶諸軍征鎮每遣優矜如聞比來未免辛苦時其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扈戒期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當遣察問勿不用心即宜好去開元二十年四月一日

又

勑十道及朝集使等信賞以勸能必罰以懲惡謂之二柄所以一人朕念彼黎元比遭水旱而賦役不等浮惰相仍且無緝寧日用凋弊所以重擇長吏兼命使臣寵

數所加亦云不薄智能自効豈未是圖政之殊尤永用虛佇且郡縣所理黎庶是切善為政者防於未萌均其有無省其徭役事事有預早為之所雖遭歲惡固亦人安況在豐年不能招輯遂使户多虛掛人苦均攤務欲削除更成詭詐若已逃者未必即得則為姦者因此便除一啟其端豈勝其弊向若州有明牧縣有良宰而精心緝理豈若是乎卿等至州縣將朕此意優柔慰勉各令用心招撫流庸綴居本業使免捕逃之費是為救弊

之先此不存心更知何理且刺史縣令專任不輕自有非違將何率勵至於親識遊客憑恃威權囑託下寮搖動獄訟或差遣不當致令損失或處置有乖便至煩擾兼有不肅諸吏惟知自謹一身姦豪盜賊無所畏懼是虛荷榮寵徒資祿秩此而可容孰為尸曠並委諸道條察具狀奏聞今甘澤以時耕桑為重不急之務先已勒停宜更申明勿妨春事諸處百姓貧空者多雖有壠畝或無牛力勸率相助令其有秋所繫囚徒速宜決斷無

令宼滞致有妨奪鰥寡惸獨征鎮之家倍須存撫勿有科喚朕所懸爵秩惟待賢能若政舉一州惠施一縣使者廉問必以狀聞既能副於朕懐亦當待以不次誠可復也豈食言哉並宜好去開元二十一年

遣陸象先等依前按察制

黄門古者協和萬邦疇咨四岳柔遠能邇明目達聰以於變黎人也自朴散醇醨割方曲直失於德者格之以禮失於禮者助之以刑故懼文網而畏簡書必振其綱

而又操其柄庶乎政之要也間歲天下諸州岳牧先充本道按察誠以令之刺舉昔之連率葢欲為吏之黜陟審人之愁苦中念作姦犯科獲罪相次棄材或由於拙匠採葑不遺於下體由是申命有司咸多敘用至於按察蹔令休罷夫泉有魚矣雖見則不祥林有獸焉而為之不採與其存而勿用孰若狎以玩之俾又於時復修其政銀青光祿大夫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姚僑處置兵馬使上柱國兖國公陸象先等早藴宏量深甄大體清

能勵俗仁以敦風必將檢御權豪昭明淑慝宜興化以樹善佇責成而求當可依前件餘各如故一事以上並准舊例處分本道所隷之州有偏遠不穩便者仍令所司量宜分割永為定額訖奏聞主者施行開元二年閏二月七日

遣王志愔等各巡察本管內制

黃門上天降禍大行太上皇厭代升遐俾予一人煢煢在疚攀號荼毒觸向摧隕百辟卿士等上遵遺詔下徇羣心褒區任殷社稷務重資於聽斷不可蹔踈遂力哀

迷甫從勸請恭惟顧託之旨思致和平之化雖在荒疚敢忘負荷是用泣血撫膺執喪視事夫后王者代天理物師長者助朕理人天之所以茂育人之所以蕃庶蓋遂其性而安其業也朕每置旌告善仄席翹賢恐閭閻有愁苦之聲草澤無明敭之主吏或慢法官或非才因之致理且未為得其何以廉敗政恤寃刑問惸嫠拓茂異寛賦歛節更徭使天下為無為事無事也頃分連率則曰使臣將求人瘼克宣朕命諸道按察使揚州長史

王志愔廣州都督宋璟蒲州刺史程行諶汴州刺史倪若水魏州刺史楊茂謙靈州都督强循潤州刺史李濬荆州刺史任昭理秦州都督張嘉貞洪州都督楊虛受梁州都督張守潔並邈迹無愆偉才通識有其直方無所迴避宜令各巡本管內官人有清介獨立可以標映士林或文理兼優可以潤益邦政者百姓中有文儒異等道極專門或武力超倫聲侔敵國者並精訪擇具以名聞其官人有老弱及久病妨於政理并才用劣下全不稱職者上佐以下委

使人便停務其官緊要者便簡清勤人權攝其京官及畿内州縣委御史大夫及吏部長官准此詳察錄奏諸道僻遠州及嶺南道委使人量差判官分道巡按其天下囚徒慮有寃滯宜令大理及本巡所在理滯流罪以下非犯名教及官典取受并聽減一等收贖即是非理均事可疑者并杖以下罪並宜放免緣山陵所科夫匠等有父母年老家無中男以上者容其侍養不須差遣其河南河北遭蝗虫州十分損二以上者差科雜役量

事矜放百姓間有不穩便事委按察使與本州長官商度隨事處分奏聞布告遐邇令知朕意主者施行開元四年七月六日

遣使河北河南道觀察利害詔

伊昔明王奉若天道所寳惟穀所使惟賢故能稼穡勸分興利除害朕以薄德纂承洪緒政期克已誠不動天頃歲河南河北諸州蝗虫為患雖遣使驅除瘞埋恐今仍生育天戒若此朕甚懼焉罪實在予殃豈移歲但牧

宰之任朝廷所委苟得良材式敷惠訓古有壽張飛逝中年不入者斯其效也刺史縣令等當各竭乃心用攘厥患方考休咎大明黜陟惟爾凡百可不勉歟宜令戶部郎中蔡泰客往河北道試御史崔希喬往河南道觀察百姓間利害便與州縣等籌度隨事處置還日奏聞

開元五年二月

誡勵京畿縣令勅

諸縣令等親百姓之官莫先於邑宰成一年之事特要

於春時卿列在王畿各知人務宜用心處置以副朕懐農功不可奪蠶事須勿擾獄市任簡典政宜肅徭賦須平豪强勿恣凡著賢能必無曠職宜即好去開元八年七月

遣御史大夫王晙等巡按諸道制

苛慝不作人斯無怨寛猛相濟政是以和故周禮以官刑糺邦理以官敘正羣吏允迪前烈式惟舊章且夫寰宇至大不可以周覽黎甿至殷不可以獨化凞我庶政實惟具寮茍非其才難以稱理是以夙夜不遑晏寧開

元之初分道遣使按部糺摘奸犯頗聞懲息以其事久則煩尋亦從其停廢綿以歲月浸成寛弛今聞在外官寮多違憲法牧守則寄任滋重令長則禄秩且優亟聞侵竊屢有章奏雖賜金為恵未媿張武之心還珠表徳罕見孟嘗之政豈敦諭之意未孚於就列將貞高之節有謝於前修永懷於此良用沈歎且政寛而慢法弊則通弛而張之其可致理御史大夫王晙等並識通政要位以才達茂其聲實弘此憲章宜分命廵按以時糺察

巡内有長吏貪擾獄訟寃抑暗懦尸禄苛虐在官即仰隨事按舉所犯狀並推鞫准格斷覆訖聞奏仍便覆囚夫牧宰之職敎道是先録曹之任綱紀斯在其有政理殊尤清直獨立者咸以名薦餘官有清白著稱及諸色不善各别為科目同狀奏聞其尋常平狀並不須通俾夫善取其尤罰無所濫踈而不漏察不為苛必將正其源流弘彼綱目不可總此煩碎擾其吏人應是州縣當務事非損益者使人更不干預其百姓有不支濟應須

處置有不便於人須釐革者與州縣商量處分訖奏聞宜體虛佇之懷以光澄清之舉開元八年八月

遣使黜陟諸道勅

三載考績以鑒吏能八使觀風因求人瘼兹事體大致理之由朕受命昊穹臨御寰夏慮一物有所未安遍萬戶無勞軫念而宇宙之間官吏至多倘有政失其宜即萬人受弊崔翹等或文學見稱或清白流譽通於理要秉是公心俾爾澄清式當委任至如黜陟之道國之所

務苟有不當將何勸人頃年使臣例皆通狀其盡善者以多有請託求選課之資不善者以凡碎見輕貴奏課之數若此銜命豈副虛懷卿等所到之州宜宣朕意其百姓間事或有須釐革者宜與所管商量處置回日聞奏其官吏中貪冒贓私及犯名教或衰老疾病或無政理者刺史以下宜停務奏聞其守職公清為政尤異事堪激勸遠近知者具以名聞其諸道有遭損之人應須賑給先頻有處分猶慮凋弊豈忘矜恤亦宜審與州縣

商量務令周濟又聞河堤穿決使有漂流諒由州縣寛
踈不時備塞亦便檢行處置勿使更然其天下道學固
已有置者并鄉學者等此並切於生人比來未復若為
敎導各宜敦勸使有成益其征鎮之家或有單貧老弱
不自存濟者宜令所司倍加優賞其浮寄逃户等亦頻
處分頃來招攜未著長策又江淮之間有深居山洞多
不屬州縣商量處置一時録奏卿等既當巡按委寄非
輕宜勉爾良圖以副朝選無或致有迴避不竭公忠朕

之責深各宜自効開元二十九年十月

席建侯等巡行諸道勅

勅黜幽陟明所以察風俗求瘼恤隱所以慰黎蒸不有其人孰可將命禮部尚書席建侯等亮直清節經通大才多識前言備嫻時政或久應任使常參八使之列或夙蘊公忠必副四方之委永懐兆庶用寄澄清建侯巡河北道鎮巡京畿關内及河東道隱之巡東畿及河南道見素巡山南東江南黔中嶺南等道麟巡河西隴西

磧西等道翹巡劔南及山南西道光譽廵淮南及江南東道其百姓之間及官吏之輩如事或未該須有釐革者仍委量事處分廻日奏聞其嶺南黔中磧西途路遥遠若使臣一一自到慮有稽遲各精擇判官准舊例分往天寶五年正月

黜陟楊懋等詔

朕憂彼黎元寄之牧宰常慮受任非當撫御乖方所以設舉親之科廣得賢之路爰初詰闕亦既明試以言及

乎從政必欲深考其實懸之賞罰要以始終近日分遣使臣因之巡察善惡之驗事足可明懲勸之端言斯可復其楊懋等七人黜陟使並奏請狀宜與改轉其所舉六品以下付所司准此處分五品以上各賜一上下考李連等七人既奏善狀至選日各減三兩選仍稍優與處分所舉主並賜一中上考趙憕等六人俱犯贓私罪法科斷其舉主各量犯者罪狀輕重貶黜仍宣示中外咸使聞知天寶五年十月

察訪刺史縣令詔

朕聞効官者必量力而受任致理者亦擇才而簡能況風化之源本資於長吏升降之義用明於朝典古之建方國親諸侯葢以撫綏黎人宣布至化則令之令長古稱子男矜孤恤貧均徭省賦皆是職也朕以薄德忝膺寶位屬殘孽猶聚戎軍未戢雖憂國之計且務於濟時而恤人之心每深於惠物將求厚俗必在審官至於刺史治中皆制命所授辨其才術葢在朝廷先令中書門

下精加訪擇務得其良如非理人之才即並量宜改授且諸縣令員數應多如聞處理之間廉平者少或使司所奏以功見稱或主司所擬循資而授倘垂任使空忝親人或有案牘之間曾未嫻於令式征賦之際或委任於胥徒由是吏轉生姦遂為蠹政人不堪命流而失業興言及此良用憮然夫易柱以調絃聲之和也革弊而從善政之體也漢宣帝云與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固知方岳之任足以委黜陟之權矣況諸道節

度皆備職防戎政在理兵豈遑廉問必令郎官御史分命巡察則乘驛暫往難於委寄諒無益於澄清反有增於勞擾其天下縣令各仰本州府長官審加詳擇如有衰髦暗弱或貪財縱暴不嫻時政為害於人並具名録奏即與改替其才職相當者並依舊奏定以後有不稱者所由官量加殿黜庶理人之職無或謬焉又入仕之流本期展用且無事實豈可徒勞令員外之官所在甚衆既不釐務空効驅馳將適鄉閭復拘職守念其旅寓

良可優矜應州縣見任員外郎官並任其所適計考秩滿後各與成資仍於本色內減一兩選與留其先緣罪累貶授者不在此限如員外官中材識幹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任量留每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以上不得過一人古之任官必寄成政如長吏數易則綱條不恤所以人懷苟進之心俗靡居常之業比者或聞此弊實謂未便於時自今以後刺史縣令更不得數有移改善政聞於上則

當議擢遷如道失厥中亦自懲誡黜陟之道固有典章又比來刺史任皆先奏州縣官屬苟有改作敦勉因情自今以後除帶使次判官外一切不得奏改官吏到任之後察有罪累及不稱職具狀奏聞得請然後令所由與替其刺史非兼節度但有防禦使副使判官委於本州官中推擇亦不得别奏並委中書門下省著為恒法庶使官無失位政有常經宣示天下宜知朕意乾元二年八月一日

遣諸道黜陟使勅

朕聞唐虞聖主之理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施教之君亦命八使澄清天下朕纂承大業思服訓謨雖王公卿士内勤夙夜藩岳守將外盡公忠而兵革未寧戎馬未静紀綱未振法令未敷封圻郡縣賦税不一師旅上下勞逸不均所以終宵積憂監寐增惕爰命羣士往代予言行乎四方以聽於理舉其百事以歸於正朕之深顧可不勤副也建中

褒勸

甄奬陷賊守節官詔

勑沮勸二柄國之大綱奬善懲違固不可廢頃以賊臣搆亂京邑震騷惟兹士人奔竄無所有從其誘脅遂染汙名有守以純誠竟全貞節昨所司奏議但舉刑章奏累者各已條流守節者並無甄異忠而不報豈朕意焉應在京百司及京兆府長安萬年兩縣去年十月三日見任職事官在城陷於賊中潛藏不受逆命並前資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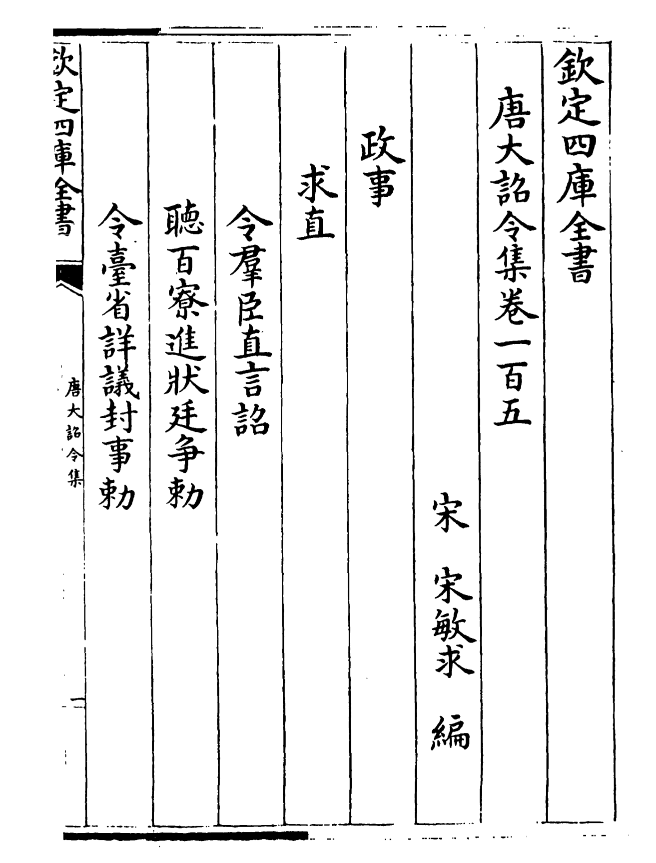
在城被署官爵頻遭迫脅者始末不出事跡昭著衆所明
知並委御史臺訪察磨勘覈其事實勿容虛濫仍限今
月内具名銜狀聞奏五品以上及常參官已受替者委
中書門下即與處分六品以下各減三選不拘考例聽
集其未得資被替者非時放選仍稍優與處分已喪亡
並與追贈恩加存没以稱朕懐

錄用鄧州歸順官詔

勅迫以兇威陷於寇境義不受汙忠誠奮感履重險而

不迴處疾風而愈勁忘軀徇義獻款投誠足以勵彼勤王激其汙俗去順効逆固先典之攸嘉懋德賞功在彝章而不昧咸從序用俾服官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五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求直

令羣臣直言詔

聽百寮進狀廷爭勅

令臺省詳議封事勅

令百官言事詔

許刺史言事勅

崇儒

置學宮備釋奠禮詔

興學勅

集學生制

命張説等兩省侍臣講讀勅

令明經進士就國子監謁先師勅

求儒學詔

選集賢學士勑

崇太學詔

求直

令羣臣直言詔

朕聞堯舜之君自愚而益聖桀紂之暴獨智以添愚故寓逆順於忠言則殊榮辱於帝道朕登攝宇内字育黔黎恐一德之或虧懼小瑕之有累候忠良之獻替想英

俊之嶶猷而諫鼔空懸逆耳之言罕進謗木徒設悖心之論無聞昔惟魏徵每顯余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豈可獨非於往時而皆是於兹日故亦庶僚茍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已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以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貞觀二十年十二月

聽百寮進狀及廷爭勅

勅朕以薄德祇膺睿圖何曾不虛已淳源勵精至道將

致俗於仁壽思納人於軌訓幸乾坤交泰風雨咸調中外百寮盡知戒懼夷夏萬姓頗亦小康猶恐人或未安政有不便乃令外司置匭聽側門進狀封章論事靡所不達軒陛進規於何不盡魯無逆旨之罰實有推心之期豈朕之不誠何人則未諭如聞朝廷之内噂嗒紛然進不昌言退多訕議懸書以謗國僑之患鄧析偽言而辨孔子之誅少正昔為國蠹寧不在茲將求政理固宜懲絶自今以後制勑有不便於時及除授有不稱於職

或內懷姦忒或外損公私並聽進狀具陳得失五品以上官仍許其廷爭若輕肆口語潛行誹讟委御史大夫以下嚴加察訪狀涉疑似推勘奏聞開元三年十月七日

令臺省詳議封事詔

為政者宣之使言擇言者稽之於衆切於求道務以從人將明目而達聰亦審理而去惑經國之體庶無闕焉文武百官及諸色人等有論時政得失上封事狀者出後宜令左右僕射尚書及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

中丞等於尚書省詳議可否具聞奏其時上封事除常參官外及有詞理可觀或幹能堪用者亦宜具言如詳議官中或見不同者即任别狀聞奏

令百官言事詔

昔予文祖太宗之御天下也功格二儀不私於已化覃萬事猶問於人外與公卿大夫討論政典内與鴻生碩老演暢儒風日旰忘勞時稱至理猶復旁求諫諍俯察謳謠廣延不諱之書載建登聞之鼓於時中朝無闕政

四海無疲人歷代是遵列聖相範朕承天序祇奉睿圖戰戰兢兢日慎一日於兹十六年矣何嘗不勵精理道思得忠賢虛已清心日有所惕直詞讜議時或罕聞五七諫臣其人安在眷懐於此感歎良深頃以任非其人事多擁獘自今以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由門司不得輒有停滯如須側門論事亦任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如有除拜不稱於職詔令不便於時法禁失宜刑賞未當征求無節寃濫在人並宜極論得

失無所迴避以稱朕意其常朝參六品以上亦宜准此其擊登聞鼓者委金吾將軍收進不得輒有損傷亦不須令人遮擁禁止其理匭使但以任投匭人移表狀於匭中依常進來不須勒留副本并妄有盤問方便止遏萬邦之事無隔於九重獻替之謀不遺於聽覽也又自頃軍嚴未解政或隨時多逐權宜未歸理本宜委中書門下即與諸司長官各舉所司遺闕商量釐革處置作條件聞奏俾昭宣軌度永備彞倫便俗安人典章式敘

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許刺史言事勅

勅列位選能功於守土分憂求瘼諒在親人言念疲黎載深注意自今以後刺史如有利病可言者不限時節任自表聞奏不須時節申報節度觀察使

崇儒

置學官備釋奠禮詔

六經茂典百王仰則四學崇教千載垂範是以西膠東

序春誦夏絃説禮敦詩本仁祖義建邦立極咸必由之自叔世澆訛雅道淪缺綿歴歳紀儒風莫扇隋季以來喪亂滋甚睠言篇籍皆為煨燼周孔之教闕而不修庠塾之儀泯焉將墜非所以闡揚徽烈敦尚風軌訓民調俗垂裕後昆朕受命膺期握圖馭宇思弘至道翼宣德化永言墳典深存講習所以捃摭遺逸招集散亡諸生胄子特加獎勸然而凋弊之餘湮替日多學徒尚少經術未隆子衿之歎無忘興寢方今函夏既清干戈漸戢

縉紳之業此則可興宜下四方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被陞擢者本屬舉選具以名聞有司議等加階敘用其有吏民子弟有識性開敏志希學藝亦具名申送入京量其差品並即配學明設考課各使厲精琢玉成器庶其非遠州縣及鄉里並令置學官僚牧宰或不存意普便須下早遣修立若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出忠入孝自家刑國揖讓俯仰登降折旋皆有節文咸資端肅罔習末業隨時廢絶凡厥生民各宜勉勵又釋菜之禮致

敬先師鼓篋之義以明遜志比多簡畧更宜詳備仲春釋奠朕將親覽所司具為條式以時宣下武德七年二月

興學勅

自古為政莫不以學為先學則仁義禮智信五者俱備故能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開後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訓而三教雖異善歸一揆豈有沙門事佛靈宇相望朝賢宗儒辟雍頓廢公王以下寧得不慙朕今親自觀講仍徵集四方胄子冀日就月將並得

成業禮讓既行風教漸改使期門介士比屋可封橫經庠序皆遵雅俗諸公王子弟並宜率先自相勸勵賜學官胄子及五品以上各有差武德七年二月

集學生制

門下朕聞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立訓之基也故上務之則敦本下由之則成俗豈可使頹門殆絕或乖其義入室將廢莫知其道乎朕承百王之末接千歲之統虛心問政早朝晏罷勵精求古忘寢

與食思所以奉前聖之典謨矯兹深弊致後生於軌物
遵我大猷去歲京畿不稔倉廪未實爰命樂羣暫停誦
藝遂令子音罔嗣吾道空歸居無濟濟之業行有憧憧
之歎雖日月以異而歲時迭往今者甫經嘗麥且周於
黎獻永言釋菜寧欵於生徒每用惕然良非所謂其國
子監學生等麥熟後並宜追集務盡師資諸州牧宰亦
倍加導誘先勤學教必使俊造無濫名實有歸庶博士
弟子京邑由斯日就鴻生鉅儒海内為之風化有司可

即詳下稱朕意焉主者施行（景龍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命張說等兩省侍臣講讀勅

勅先王務本君子知教化人成俗理國齊家必由於學矣朕往在儲副旁求儒雅則張說褚無量等為朕侍讀詩不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斯之謂也咸能發揮啟迪執經尊道以微言匡菲德者朕甚休之自虔奉聖訓祇膺大寶與天下學士靡然向風實獲我心登於近侍復欲勉聽虛佇論思獻納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

是吾憂也豈食而不知其旨耕而不知其耨將何以因於義求於善補朕之闕誨人罔倦哉宜令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上柱國燕國公張說銀青光祿大夫右常侍崇文館學士兼國子祭酒上柱國舒國公褚無量等公務之暇於中書與兩省侍臣講讀其有昌言至誠可體要經遠者仍令銀青光祿大夫行黄門侍郎昭文館學士上柱國中山郡開國公李乂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兼知制誥上柱國成安縣開國男蘇頲與左右

起居隨事編録三兩月進朕將親覽庶施乎海内始自
京師鳳沼擅鴻都之遊中書有稷下之事應須紙筆鋪
設等令中書檢校供擬先天二年十一月八日

令明經進士就國子監謁先師勅

古有賔獻之禮登於天府揚於王庭重學尊儒興賢造
士故能美風俗成教化先王之所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
政思與大夫羣士復臻於理竟日訪道有時忘食乙夜觀
書分宵不寐眙專經之義篤知學史之文繁永懷覃思

有足尚者不有褒崇孰云奬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其義仍令所司優厚設食兩官及監内得舉人亦准此其日清質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並往觀禮即為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賢才矣開元五年九月

求儒學詔

朕聞以道得人者謂之儒切問近思者謂之學故以陽

禮教讓則下不爭以陰禮教親則遠無怨豈無習不利教所由生者乎朕所以厚儒林闢書殿討論易象研覈道源冀淳風大行華胥非遠而承平日久趨競歲積謂儒官為冗列視之若遺謂吏職為要津求如不及頃亦開獻書之路觀揚己之人闕下之奏徒盈席上之珍蓋寡豈弘奬之義或有未孚將敦本之人隱而未見天下官人百姓有精於經史道德可遵工於著述文質兼美者宜令本司本州長官指陳藝業錄狀送聞其吏部選

人亦令所由銓擇各以名薦朕當明試用觀其能若行業可甄待以不次如妄相褒進必加明罰開元十四年六月

選集賢學生勅

古者立大學敎冑子所以延俊造揚王庭雖年穀不登兵甲或動而俎豆之事未嘗廢焉頃年以來戎車屢駕天下轉輸公私匱竭帶甲之士所務贏糧鼓篋之徒未能仰給由是諸生輟講絃誦蔑聞宣父有言是吾憂也投戈息馬論道尊儒用弘庠序之風俾有簞瓢之樂宜

令所司量追集賢學生精加選擇使在館習業仍委度支准給厨米敦兹儒術庶有大成甲科高懸好學者中數求茂異稱朕意焉

崇太學詔

理道同歸師氏為上化人成俗必務於學俊造之士皆從此途國之貴遊罔不受業修文行忠信之敎崇祗庸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謂成人然後揚於王庭考以政事徵之以理任之以官寘於周行莫匪邦彦樂得賢也

其在茲乎朕志於求理尤重儒術先王設教敢不底行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畧太學空設諸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憫焉今寓縣乂寧文武兼備方投戈而講藝俾釋菜以行禮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人以和風化浸美日用此道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等使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弟子各奉義方修德立身是資藝業又恐干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寡聞質疑

必就於馬融闕西盛名尊儒乃稱於楊震負經來學當
集京師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軍將子弟欲得習學
者自今以後並令補國子學生欲其業重籝金器成琢
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
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為師範者充
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第并所供糧料及學
館破壞要量事修理各委本司作條件聞奏務須詳悉
稱朕意焉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六至一百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甯汝欄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六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制舉

處分舉人勅

處分制舉人勅

孝悌力田舉人不令考試詞策勅

建中元年試制舉人策問

貞元元年賢良方正科策問

又博通墳典科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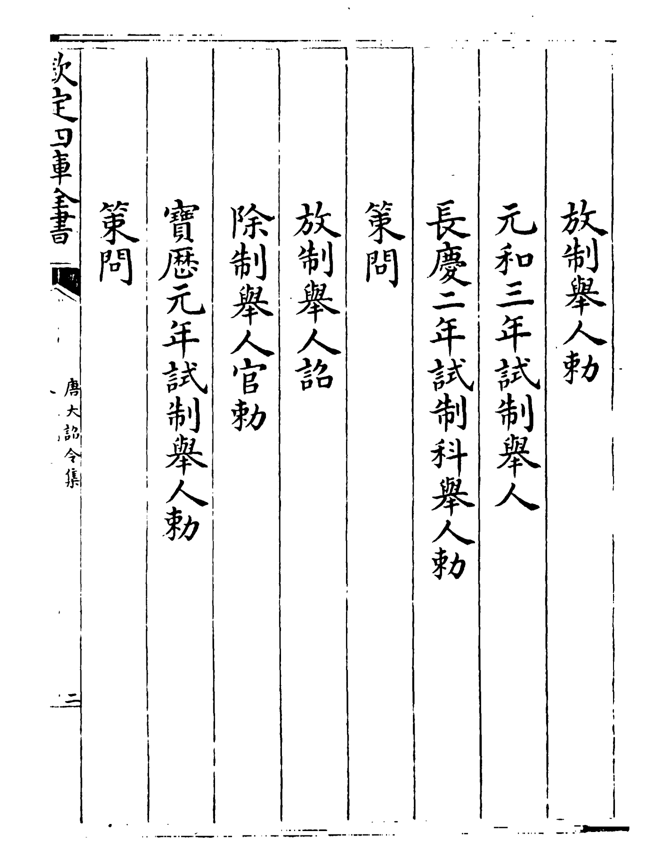
又試洞韜畧科策問

放制科舉人詔

貞元四年賢良方正策問

元和元年尚書省試制科舉人勅

才識兼茂科策問



放制舉人勅

元和三年試制舉人

長慶二年試制科舉人勅

策問

放制舉人詔

除制舉人官勅

寶歷元年試制舉人勅

策問

放制舉人詔

太和二年親試制舉人勅

策問

放制舉人勅

貢舉

條流明經進士詔

令貢舉人勉學詔

令禮部掌貢舉勅

處分高道不仕舉人勅

親試四子舉人勅

條流習禮經人勅

釐革新及第進士宴會勅

制舉

處分舉人勅

勅求賢濟理詢事考言務取由衷以觀深識頃年策試頗成獘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何關於政事徒

徵隱僻莫見才明以此擇賢良未得所卿等各膺推薦副朕虛求宜其悉心各盡所見勿復仍舊空載游詞各宜就食訖就試開元年

處分制舉人勅

勅君子之道所以正其志全貞吉也逸人之舉所以勵天下激浮躁也朕欽崇先訓以道化人思致栖真之士用光咸在之列是以頻降旌帛虞空巖藪虛懷式佇明發不忘卿等來膺辟命遠至城闕周文多士既叶於旁

求虞舜疇咨亦在於僉議爰命臺省詢於道業或善行無跡名實難窺或大器晚成春秋尚杪津涯未測掄別何施事且隔於行藏道遂分於出處其馬尚曾常廣心賀蘭迪等三人宜待後處分崔從一王元瞻韓宣胡貴趙玄奬等五人年鬢既高稍宜優異各賜緑衣一副物二十段餘並賜物十段不奪隱淪之志以成高尚之美並宜坐食食訖好去依前給公乘還都

孝悌力田舉人不令考試詞策勅

勅孝悌力田風化之本苟有其實未必求名比來將此同舉人考試詞策便與及第以為常科是開僥倖之門殊乖敦勸之意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其有孝悌聞於郡邑力田推於鄰里兩事兼著狀跡殊尤者委所由長官特以名薦朕當别有處分更不須隨考試例申送

建中元年試制舉人策問

問朕聞古之善為國者未嘗不旁求正士博採直言勤而行之輔成敎化者也朕臨御日淺政理多闕每期忠

義切援藥石子大夫戢翼藏器思奮俟時令啟心以沃予當有犯而無隱朕不自滿假企慕前王上法羲軒下遵堯舜返已散之淳朴振將頹之紀綱使禮讓興行刑罰不用而人猶輕犯吏尚徇私為盜者未奔不仁者未遠豈臣非稷契而致是乎抑君謝禹湯使之然也設何謀而可以西戎即敘施何化而可以外戶不扃五諫安從三仁孰最周昌比漢高於桀紂劉毅方晉武於桓靈但見含容兩無猜忌故君不失聖臣不失忠子既其儔

應詳往行四賢優劣佇辦深疑在於朕躬所有不逮條問之外悉書之必無面從以重不德 二月十五日

貞元元年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策問 試官鮑防 獨孤愐

皇帝若曰蓋聞上古至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偷豈澆醇必繫於時耶何聖賢間生而莫之振

也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克厲如恐失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弟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奸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上齒之儀蒸庶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

欲刻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畧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祲沴荐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降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廪蓄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旣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候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

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藴蓄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虚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危畢志直書無有所隱

九月二十五日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策問

問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休獲主神器任大守重懼不克堪思與士大夫共康理道虚襟以佇側席以求而羣議紛然所見異指或率古義而不變或趨時會而不

經七年於玆矣國制多缺朕甚惡焉今子大夫博習典
墳深明教化褎然充舉咸造於庭其極思研精思以諭
朕之未寤仲尼敘禮樂删詩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
義所尚各殊豈學者修行理當區别將聖人立意本異
宗源施之於時孰為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深淺差次等
倫指明歸趣執其本乃能通於變學於古所以行於今
用之教人則異於是工視陳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
誦禮之文而不究其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

固有良術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同異有敎無類豈虛言耶作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味必淡至音必希文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唯恐寢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丕變奸慝不萌何施何為以至於此王者制禮必同其時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剗古法漢雜霸道紛綸千紀王敎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

淳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躬田畝者朴野而近愚尚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則莫救其鄙俗立敎之本將安所從自古哲王唯此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五運相生以漢應火行則周為木德禮猶尚赤義則頗乖永言於變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言禮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用沃虛懷

識洞韜畧堪任將帥科策問

皇帝若曰朕遐覽典謨詳求至理三代之制粲然可徵

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故能居則足食動則足兵兵足則暴亂息食足則敎化行興國之本實在於此秦漢以降王制不修選士廢射御之儀敎人無蒐狩之禮卽戎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習於干戈於是異文武之人分農戰之道守則乏食征則鮮兵歷兹千年竟莫能復抑知之者蓋寡將行之者惟艱朕念之甚勤思繼前躅良以軍旅之事役戍靡寧勲庸既多爵秩咸貴俾服田畝慮興怨咨仰於縣官不可勝計由是版圖頻蹙

阡陌日荒水旱小僭廪餉咸竭欲使軍人悅歸於耒耜
儒者兼達於韜鈐田萊盡耕攻取必勝誘人甚易其術
安施王者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
成奇以詐勝理有違反將何適從宋襄成列而敗軍見
嘉魯冊韓信決囊以摧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家豈
霸王之道冒危乘險非仁義之心所宜討論以定褒貶
夫衆寡不敵尅必以謀樂生下齊孫子破楚魏武之勝
袁紹宋高之滅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有言曰誅

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為國者不師二端異焉其有深旨子房敘次兵法任宏論撰軍書指明異同詳錄名氏所聞高畧擇善而行

貞元元年放制科舉人詔

朕祇膺祖宗之業猥臨億兆之上任大守重不敢康寧永懷萬事之統懼有所闕夕惕若厲中夜以興求賢審官期於致理而政化猶鬱太平未臻思得海内忠良竭陳匡諫洎經術之士才畧之臣以明教化以立武事惟

茲三者政之大經慮巖穴之間尚多遺逸故科列條目
廣延異能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韋執誼等達於理道
甚用嘉之位以旌能宜其秩叙其第三等人委中書門
下即超資與處分第四等人即優處分第五等人即與
處分嗟乎強學以待問進德以及時昔之孫弘猶闇十
上失之正鵠必反諸身凡為多士宜各自勉

貞元四年賢良方正策問

皇帝若曰朕聞王者統御寰宇司牧黎元一人之聰不

足以周聽一人之目不足以徧觀數求賢良用輔聞見朕以寡德纂承丕緒託於人上十載於兹雖多難僅寧而昇平未復永惟前古之理布在方册憲章典禮可得而詳考之則易遵行之則難至中夜忘寢莫知所以然子大夫學覽該通待問斯久歛襟應名朕甚嘉焉各啟爾心以袪予惑成王致理刑措不用孝文勵精斷獄四百太宗皇帝肅勺羣慝削平八隅囹圄空虛又踰前代一歲所決二十九人今者官署尚存法令明具封域之

內可謂小康而黔首上僚尚資科禁循源究本其故何
哉豈朕敎之不明將或人之多僻佇數旨要當酌其宜
文王建邦經制斯備周公立政禮樂增修然而朝命六
卿揆分百度鄉閭有長林澤有官計以職員動以萬數
農夫不充於緝伍編籍不給於虞衡以是制人義或安
在永言師効良用為疑唐虞設規九載三考俾安其位
將盡其能列授羣司寄之衆務一官不理事有所隳一
吏非人官有所廢罰寧俟於終日賞不待於踰時若官

廢而後求人事廢而後變法政將滯流其道如何今欲濟天下於太和致羣生於仁壽勸農務本何術為先敦學崇儒何禮為切何方可以順風雨何典可以序神祇成湯遇災何七年而後禱高祖伐叛何歷載而不賔辨於古者通於今鑒於事者明於理備陳終始朕親覽焉

正月

元和元年尚書省試制科舉人勅

朕以寡薄獲奉睿圖嚴恭寅畏不敢暇逸永惟萬邦之

廣庶務之殷而燭理未明體道未至思欲復三代之盛烈覲十聖之耿光是用詳求正言思繼先志子大夫等藏器斯久賁然而來白駒就維洪鐘待扣膺茲獻納朕甚嘉之言觀國先宜有廷試本將詢事豈忘臨軒園邑有期營奉是切永言誠感未暇躬親爰命公相洎於卿士親諭朕意延訪嘉謀至於興化之源才識攸重練達吏理詳明儒術當是三道副朕旁求意或開予靡有所隱條列所問畢志盡規當酌古而參今使文約而意備

朕將親覽擇善而行並宜坐食訖就試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問

皇帝若曰朕觀古者君人受命兢兢業業敬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謨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諫尚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

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寖澤於下升中於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壞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兹念疲甿遂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人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難既往之咎何者

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者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
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用啟
迪哲之懷睿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之言
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元帝優
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
取舍未獲所由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
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四月二十八日

放制舉人勑

構大厦者必總於羣材成大川者亦資於百谷故思理之主求賢罔遺所以昭宣令圖廣大前緒觀文緝化其在兹乎朕以寡昧獲奉丕業虛已問政實始於兹考言求益敢不祇若故命左右輔弼洎有位之臣會於中臺必究其論緘密以獻省自朕躬果獲賢能副子饑渴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人第三次等元稹韋惇第四等獨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第四次等崔韶羅讓元修薛存慶韋珩第五上等蕭俛李蟠沈傳師柴宿達於吏

理可使從政科第五上等陳岵咸以待問之美觀光而來詢以三道之要復於九變之選得失之間粲然可觀宜膺德懋之典或叶言揚之舉其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等第五上等中書門下即與處分

元和三年試制舉人策問考官楊於陵鄭敬李益韋貫之

皇帝若曰蓋聞古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諮諫以聞道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浪之虞求

賢諮諫是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緯文武
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睟聽之
表實亦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將何道逮而致之乎自
三代已還求理繼作皆意其砥礪而効難彰明莫不欲
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
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踈莫
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常不修莫不欲禁人為非而抵
冒常不息其所繆盭豈無根源爰自近歲仍歎大澤霜

露所墜沾濡必同滌瑕穢以道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務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盡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先大豈不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聞嘉猷言無或隱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力田有恒數

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傭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得貪富以卑貧相欲因循是以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何如取人以行不必文采命官以性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為輕重而事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濶於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姓由於前訓而可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三月二十三日

長慶二年試制科舉人勅

李徳裕

勅古人有言常引一代之人以理一代之務雖雋賢茂彦不乏於時然亦在敷納以言精核其實若決川瀆以導其氣叩金石以求其音使抱忠義者必盡其誠知古今者必宣其慮朕纂承鴻業以撫兆人嘗欲憲三代之理修列祖之法猶念和氣之未洽休祥之未臻百姓之未安五兵之未戢故詳延修潔之士庶得聞乎未聞將以達天地之心究俗化之變研安危之慮探理亂之源

子大夫殫思於六經馳騖於百代得不講求至論以沃朕心方直者舉朕之闕政術者體時之要慕古遠者畀其論贍文詞者抑其華言經者折衷於聖人以明教化論將者先之以仁義無効縱横於戲子大夫當朕之時必冀思自達且古之翼其君者尚委輅納說荷擔吐奇由壺關以上言自南昌而諷刺況文陛之下扆親臨若藏器不耀結囊而去顧朕深志復何望焉當體予衷無懼後害宜坐食訖就試十月二十三日

策問　考官白居易

陳岵賈餗

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勤多歷年所夫經盛聖之慮豈有遺哉然猶好問察言勤求賢士蓋以承天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況朕長於深宮涉道日淺奉列聖之洪緒撫萬寓之黎人夙夜嚴恭不敢懈怠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讜言以輔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當極意正詞勿有隱諱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猶致於

富强我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化而人未蕃庶俗尚凋訛家無蓋藏公闕儲偫卒乘之數貨幣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植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失於今歟因以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末失之漸具陳興復之謨且文武兼學以成身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人足可以戀土本末周備可以應時近古各徇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以成課民佚無守輕為惰游指明共貫之方訢合二途

之利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為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盡偽思聞㫖要得合誠明旌别比周之情敷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諳理而行有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彰真偽之辨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陳退有後言朕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

放制舉人詔

朕自郊上玄御端門發大號與天下更始思得標明四科命羣公卿士曁守土之臣詳延下位周於草澤成列待問副予虛求昧爽臨軒俾究其論正辭良術精義宏謀繹之旬時深見忠益言刈其楚列而第之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第三等人龎嚴第三次等人呂術第四等人韋署姚中立李經第四次等人崔蝦崔龜從任畹第五上等人韋正貫崔知白陳在錫博通墳典達於敎化第四等人李思立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第四次等人崔

郢軍謀宏達堪任將帥第三等人吳思第五等人李商卿咸以懿學茂識揚於明庭況當短晷之晨頗盡論思之美璨然高論深沃朕心永言藏畧之規豈忘縶駒之美寵之命秩允答嘉猷其第三等人第四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其第四等人第四次等人第五上等人中書門下即與處分長慶二年十二月

除制舉人官勅

昔仲尼之門以四科品第諸生所得十哲今吾徵四海

九州之士而登名者十有五人搜羅簡拔非不勤至以
令況古可謂才難是用詔爵以嘉獎其忠超擢以光明
其道俾岩石之下人思自奮晁董之盛遠以為鄰延登
諫垣式佇匡益儲書結綬皆曰顯途循其秩次亦視科
等服我新命勗哉遠猷可依前件

實歷元年試制舉人詔

朕聞心術順道天下可一言而興聰明自壅堂上有千
里之遠故唐虞而降則考試觀俗漢魏之際則詔策求

賢朕纘紹丕圖撫臨方夏實懼誠有所偏信鑒有所求周乃前歳詔六官九卿方岳尸正有位之士逮於庶僚高懸四科博存羣産將訪衆政之闕酌至論之中子大夫庭列儼然各應其品是用宵興前殿永日渴求條列坦明咸本經意固子大夫之所講摩矣當竭誠盡慮無有藴藏宜坐食訖就試二月二十八日

策問 考官鄭亟崔琯李虞仲

皇帝若曰朕恭守憲祖中興之運穆宗紹寧之業寅畏

兢翼亦免荒墜諸侯忠上而奉職卿士循法而恪官四夷內向兆人休息至於屬統垂文程示後代終有致乂之意未有理人之術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也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兩漢陶今俗於至道濟亂人於太和子大夫皆蘊器懕蘊憤憤悱悱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節地財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

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四人混處遷於異物歷代以降皆所苦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損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靡之器商通有無而齎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邴魏朕觀其書粲然盡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拔羣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

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爲史官詞志不能久其事
業歟口食至多而墾闢者隨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官
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鰥弱者未贍必有
其旨何以辨之無泛無略無游説無隱情以副虛求朕
將親覽

放制舉人詔

朕深居法宮高處宸極常慮天下多務壅於上聞朝廷
大猷闕於中興至於伏陛叩額造膝犯顔皆驟遷顯榮

寵以優錫猶思物不得茂遂道有所鬱堙是用虚中訪賢側席前殿緘密以獻閲自朕躬切磨予違無所回忌第於上下揚於正朝吾之不宏亦可謂信於海内矣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第三等唐伸韋端符舒元褒第四等蕭敞楊曽士楊儉來擇趙祝裴憚第四次等王繇李昌實嚴荊田必崔璜第五上等李滙蕭夷忠馮球元晦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第五上等韋正貫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第三等裴儔第四次等侯雲章咸以

讜言正詞兵符敎本應問如響不窮於衆著之於篇爛然盡在宜膺中鵠之選用叶縻爵之經其第三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中書門下即與處分

太和二年親試制舉人勅

士志於道藎道以致君為先代實生才藎才以濟理為務不索何以獲其實不言何以知其志故帝堯垂詢衆之訓殷宗首沃心之術其傳曰嘉言罔攸伏又曰俊乂

用彰漢魏以還詔策時作曁於我唐遵為故事由是善

政惟乂魁能間出朕祇荷大寳勤恤兆人明不燭於幽

昧恵未流於鰥寡御朽兢慮求賢永圖是以詔命有司

會羣材列稽疑延問闕政子大夫逹學通識儼然來思

操觚濡翰條誨宿滯慰我虛佇必弘嘉猷故臨軒命書

策以審訪繼燭俟奏其悉乃誠辭各宜坐食食畢就試

三月二十九日

策問

問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旷心
以居正凝日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誠而建中繇是
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厲噫盛德之所臻敻
乎其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遞尚而巧偽滋熾流失
寖多自漢魏以降足徵葢寡朕昧理道祇荷丕構奉若
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
庶紹祖宗之鴻休而心有所未達信有所未孚由中及
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戹災旱竟歲播植

愆時國廪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檢太學明敎化之源也期於宣化而生徒多墮業列郡在於頒條而科禁或未絶百工在於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墮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奸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救此繆盭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徵羣彦佇啟宿懵𦘦增時雍子大

夫皆識達古今明於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
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所紊稽庶富之所急何施
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於下土何修而理古可近何道
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
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
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
親覽

放制舉人勑

王者謹天戒酌人言叶時凝資賛理斯為令典也朕以
菲德祗膺大統歲屬凶旱人思底寧庶察弊以勤理因
舉能而詢衆科别條問臨軒致誠載搜尤魁果副虛佇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第三等裴表第三次等
李郃第四等南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崔璵第四次等
崔讜王式羅郡京崔渠慎田苗惜韋昶崔博第五上等
崔㬇王賓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舉人第四次等宋昆
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舉人第四等鄭冠李栻等皆直躬

遵道博古知微敷其遠猷志在弘益實能攻朕闕政究天人交際之理極皇王通變之義指切精洽粲然可觀既効才於明世宜旌能於受祿其第三等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人中書門下即與處分

貢舉

條流明經進士詔

學者立身之本文者經國之資豈可假以虛名必須徵

其實效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才有所解
進士不尋史傳惟讀舊策共相模擬本無實才所司考
試之日曾不揀練因循舊例以分數為限至於不辨章
句未涉文詞者以人數未充皆聽及第其中亦有明經
學業該深者唯許通六經進士文理華贍者意無甲科
銓綜藝能遂無優劣試官又加顏面或容假手更相屬
請莫憚糺繩由是僥倖路開文儒漸廢興廉舉孝因此
失人簡能任賢無方可致自今以後考功試人明經每

經摘試箴十帖得六以上者進士試雜文兩首合文律者然後並令試策日仍嚴加捉搦必才藝灼然合昇高第者並即依令其明法并書筭貢舉人亦量准此例即為恒式永隆二年八月

令貢舉人勉學詔

古之學者始入小學見小節大學見大節知父子長幼之序君臣上下之位然後師逸功倍化人成俗莫不由之子不云乎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故道

行於上祿在其中所貴於有成不惟於遐達自頃州里所荐公卿之緒門人衆矣孰嗣子音國胄顯然未臻吾道至使鑽仰之地寂寥厥化貴於責實務於求士將去聖滋遠尚治澆薄為敦儒未弘不行勸沮朕承百王之末居四海之尊惟懷永圖思革前弊何以發後生之智慮垂先王之法則朕甚懼之敢忘於是天下有業擅專門學優重席堪師授者所在具以名聞自今以後貢舉人等宜加勗勉須獲實才如有義疏未詳習讀未遍輒

充舉送以希僥倖所由官亦宜糾憲有司申明條例稱朕意焉開元二年五月

令禮部掌貢舉勅　張九齡

勅每歲舉人求士之本專典其事寧不重歟頃年以來惟考功郎中所職位輕事重名實不倫故盡委良吏長官又銓猥積且六官之職例體是同況宗伯掌禮宜主賓薦自今以後每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於禮部集既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開元年

處分高蹈不仕舉人勅　孫逖

勅古之賢君貴重真隱者將以勵激浮躁敦厚風俗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葢謂此者朕緬稽古訓思弘致理以為道之為體先崇於静退政之所急實伏於賢才是用求諸岩藪假以軺傳虚佇之懷亦云久矣卿等各因旌賁來赴闕庭誠合盡收以光是舉然孔門荷篠惟數七人商山採芝空傳四老今之應辟其數頗多朕頃縁幸湯粗令探賾或全誠抗跡固辭避於呈

試或含光隱器不耀頴於文詞未測津涯難於處置語默之際用捨遂殊其弟子春等並別有處分自餘人等宜各賜物十段用成難進之美以全至高之節宜皆坐食食訖好去仍依前給公乘還貫其華陰郡李崗等十六人雖所舉有名或稱疾不到宜令本部取諸色官物各賜二十段以充藥物之資

親試四子舉人勑

朕聽政之暇常讀道德經文列莊子等書文約而義精

詞高而旨遠可以理國可以保身朕敦崇其教以左右人也子大夫能從事於此甚用嘉之夫古今異宜文質相變若在宥而不理外物而不為行遼古之化非御今之道適時之術陳其所宜又禮樂刑政所以經邦圖聖智仁義所以序人倫使之廢絶未知其旨道德經曰絶學無憂則乖進德修業之教列子力命曰汝奚切於物又遺懲惡勸善之文二旨孰非何優何劣文子曰金積折廉壁襲且申其義莊子曰恬與知交相養相徵其言

使一理混同二教兼舉成不易之則副虚佇之懷開元二十

九年

九月

條流習禮經人勅

王者設教勸學攸先生徒肄業執禮為本故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然則禮者葢務學之本立身之端居身之大猷致理之要道屬辭比事而不裁之以禮則亂疏通知遠而不節之以禮則誣實百行之本源為五經之户牖雖聖人設教因不會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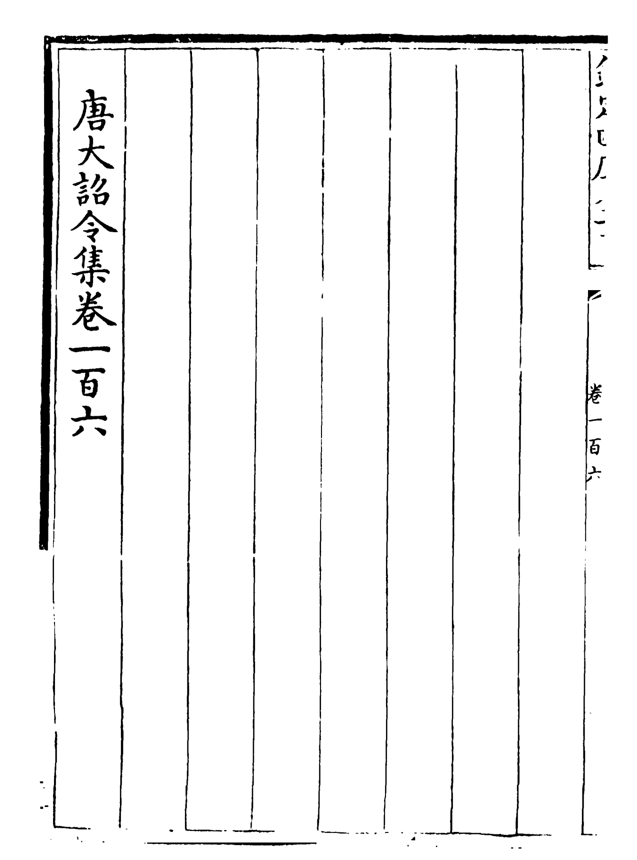
學者遵行宜有先後自頃有司定議計功記習不量教化淺深義理難易遂使博學者例從冬集習禮經者獨授散官敦本勸人頗乖指要始務弘獎以廣儒風自今以後明經習禮記及第者亦宜冬集如中經兼習周易若儀禮者量減一選應諸色人中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例白身人依貢舉例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仍主司於朝官學官中簡擇精通經術三五人聞奏主司與同試問質定通否義策全通爲上等轉

加超獎大義每經通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為次等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為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為次等餘一切並准習三禮例處分其諸館學士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為恒式

釐革新及第進士宴會勅

勅進士策名向來所重由此從官第一出身誠宜行止

端莊宴遊儉約事務率醵動合兢修保他日之令名成在此之慎靜豈宜縱逸惟切追歡近年以來澆風大扇一春所費萬餘貫錢況在麻衣從何而出力足者樂於書罰家貧者苦於成名將革弊訛實在中道宜令禮部切加誡約每年有名宴會一春罰錢及鋪地等相許每人不得一百千其勾當分手不得過五十人其開試開宴並須在四月內稍有違越必舉朝章仍委御史臺當加糺察乾符二年正月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六